



图据央视新闻。

2020年10月18日,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。160年前的1860年10月18日,被誉为“万国园”的圆明园被西方列强抢掠、焚毁,园林建筑被毁殆尽、无数珍宝不知去向,一代名园逐渐沦为荒园废园。160年后,十二兽首中的“马首”铜像回到圆明园,却难有合适的地方安置。长期以来,圆明园究竟该保持原貌还是复建辉煌?这个问题,在专家学者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:一方是“废墟派”,主张保持原貌、反映历史沧桑;另一方是“复建派”,认为圆明园应该通过复建重新展现盛时的辉煌。

随着圆明园出土和回归的流散文物不断增多,也为了给马首在圆明园内找到一个安全合适的“家”,如今,圆明园管理处已再次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申请报告,希望能推进圆明园博物馆的兴建。

“马首回家”怎么安置？
专家：圆明园需要一座博物馆

圆明园是否有复建的可能？
专家：应将其列为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

今人看见的圆明园,只见一堆破石瓦砾、残垣断壁,难以想象它曾经的绝代风华、美轮美奂。被烧毁前的圆明园有多美?雨果用了四个字形容:恍若月宫。它的被毁,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历劫,也是中国人永远的痛。如今,160年过去了,在这160年里,有叹息不完的遗憾,有磨灭不了的伤痛,更有无法忘却的耻辱和时时悬顶的警钟。

160年前的1860年10月,英法联军闯入北京,抢掠、焚毁了圆明园。位于“海晏堂”的12尊兽首从此身首异处,流失海外。2007年,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燊以6910万港币成功将“马首”收购,于2019年11月将其捐给了国家,并希望它回到圆明园。

但圆明园管理处的管理者们却犯了愁:“马首回家”当然是好事,但考察之后发现很难有合适的地方将其安置。这份尴尬让他们再次意识到:圆明园应该拥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博物馆。

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认为,随着对圆明园的研究不

断深入,出土和回归的各类文物也会不断地增加,圆明园要建一座博物馆,这已是一种现实的需要。

其实早在2000年,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了《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》,但真要实施起来困难却很多。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李向阳表示,希望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推进此事,争取能够早日有一个圆明园的博物馆。

博物馆不可一日建成,但“马首回家”却迫在眉睫。几经讨论,各方都认为把“马首”先展陈于位于正觉寺正中央的文殊亭内,是首选方案。

当被问到,“你们过去曾经想到过圆明园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吗”时,李向阳说:“一直是想,一直是我们一个梦想。”

据李向阳介绍,文殊亭空间面积并不是很大,只有98.13平方米,将来“马首”可以放在正中间。目前,文殊亭及周边的安防正在升级改造中。各方正努力争取在今年11月13日,也就是“马首”捐赠一周年这一天之前,让“马首”回到圆明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尤其是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,遗址保护、园林建设等工作逐步推进。几代圆明园人通过不懈努力,到今天已经清理了遗址的基座,基本上也恢复了圆明园过去的“山形水系”。

然而多年以来,围绕着圆明园是否应该复建,有没有可能复建等问题,学界及网友一直在议论着、思考着。

圆明园是否复建?专家学者中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:一方是“废墟派”,主张保持原貌、反映历史沧桑;另一方是“复建派”,认为圆明园应该通过复建重新展现盛时的辉煌。

也正是这样没有结论的学术争论,让规划的实施者——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处于中间的尴尬位置。在“复建派”和“废墟派”的争论中,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在努力进行小心翼翼地探索。审批程序的复杂、“复建派”和“废墟派”的学术之争,经常导致一些遗址的复建、可见遗存的紧急保护迟迟没有进展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凤梧认为,现阶段应该将紧急抢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:“先解决抢救的问题,接下来再谈它的展示和利用问题。”

对于这些意见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几年前就曾专门撰写文章,呼吁有关部门重视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,将其列为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。

王道成建议,组建一个包括文化和旅游局、国家文物局等多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内的权威领导机构,讨论决定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中的方针大计,协调各方面工作,聘请若干古建、园林、文物、考古、历史等学科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,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咨询、审定规划,并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。

圆明园该保留原貌还是复建辉煌？



圆明园。

18日,人民日报微博在#你好,明天#中对圆明园进行了点评:圆明园罹难160周年纪念日。从“万国园”到断壁残垣,废墟静默却诉说着民族的苦难;保持原貌还是复建辉煌?公共讨论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伤痛。无论岁月如何漫漶,强盗留下的恶行都不会消隐。别让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,别将山河飘零都凝固在冰冷记忆中,中国当自强!

在微博上,一些媒体发起的投票结果可见,投“保持原貌”的网友占据大多数,“复建辉煌”的网友人数少于赞成“保持原貌”的数量。而不少网友既不赞成“保持原貌”也不赞成“复建辉煌”。

网友称“原貌存在比修复更有意义”“原址保持原貌,是对历史的尊重”“可以有一个小型的圆明园博物馆,铭记历史,吾辈自强。”

还有网友表示,可以借助高科技的力量,对圆明园进行云复原,这样不仅契合年轻一代的习惯,也能更好地帮助青年人牢记历史。

(华西都市报)

圆明园首发“特定章” 游客免费入园

1860年10月18日,被誉为“万国园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大火焚毁。记者从圆明园管理处获悉,为铭记历史,让更多的人走进圆明园,10月18日,圆明园对公众免费开放。

为了让游客游览圆明园时有“探古访今”之感,圆明园于日前推出了“圆明园护照”,在园内商铺或圆明园天猫、京东旗舰店都可以购买。护照集合大水法、万方安和等51个圆明园的经典景点,游客可通过首页的打卡地图,在园内找到对应景点附近的商铺打卡集章。

“游客对准打卡章的四角印下印章,就可以恢复这一页景点的原貌。”工作人员举例,在“万方安和”打卡页的空白处,预留了呈“卍”字形的万方安和建筑,只要在相应商铺找到对应的印章,将“万方安和”建筑盖在空白处,打卡页就能呈现一个完整的万方安和原貌。

集齐51个印章之后,游客可以获得“圆明园宝”字样的宝印。此外,护照还有7页空白,用于游客加盖重要日子的“特定章”。

(央视新闻)

(上接1版)

好的成效也没让盖凤村偏安一隅,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。据介绍,盖凤村计划以茶产业为基础,开发集茶叶采摘体验、茶叶制作、茶道体验、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特色产业。按照这个思路,目前已完成新开发茶园100余亩,体验式采摘茶园50亩。同时成立花卉合作社,种植300亩香樟树、美人树等经济作物,还准备引进越南肉桂,谋划新的绿色产业。

作为传统农业大镇的东田镇,也在利用自身优势,大力发展“一村一品”,并引导农户抱团发展,成立农业合作社,实现利益共享;通过“党支部+合作社+基地+贫困户”等模式,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,帮助农民增产增收,着力把农业大镇打造成农业强镇。

东田村油茶、彭溪村菠萝、西坑村芭乐、凤巢村红心地瓜、介凤村茶叶、汤井村百香果、桃园村杨梅……各色农产品带给东田镇的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,还在其绿色生态发展进程中,真正实现了百姓富、生态美的统一,可以说种植业的健康发展,使得东田镇既有“绿水青山”的颜值,又有了“金山银山”的内涵。

把乡村旅游走在脚下
来这里赏花玩漂流观古迹

推进乡村振兴,要注重乡村产业经济发展,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。今年国庆期间,桃园村玫瑰小镇便同东田镇政府合作开展了一场旅游文化节。

走进玫瑰小镇,只见流水潺潺,四周绿意盎然,风景宜人。拥有几十个品种、成千上万株玫瑰的浪漫玫瑰园,情人谷里晃荡的浮桥和索桥,波澜壮阔的龙鳞坝,惊险刺激的漂流等数十种游乐项目,让人们玩得亦乐乎,前来观光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,场面热闹极了。

“在城市里待久了,到这里感觉非常舒服,空气好,景色好。”从厦门来的游客张先生说,这是他和家人第二次到玫瑰小镇体验悠闲自得的生活:“边上还种植了不少蜜柚,我们待会打算去采摘一些。”

“以前人流量最多的一天可达2万人。”玫瑰小镇负责人金德标告诉记者,小镇占地约2000亩,共设有15个固定项目、23个可移动项目供游客游玩,同时种有3000多株平和蜜柚供游客采摘体验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活动还规划了东田特色产品一条街,免费让周边农户在景区内定地摆摊设点售卖东田产品。“这样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农民增收,另一方面能通过销售推广东田特产,提高东田知名度。”金德标说。

近年来,东田镇致力于打造“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”,充分发挥“省级生态乡镇”的生态人文优势,深入挖掘东田丰富深厚的山水资源潜力,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,黄巢山风景区、玫瑰小镇、石门溪景区、雾湖山庄、介凤山庄、凤翔谷等热门生态旅游景区相继崛起,生态旅游已成为东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东田形象的新名片。

记者了解到,今年,山西村组建招商投资公司,引入投资运营商合作共建,打造新黄巢山风景区,规划布局分为“一心、一带、四谷、六区”,即游客综合服务中心,黄巢大峡谷景观带,激情漂流谷、嬉水娱乐谷、滨水休闲谷、叠瀑探险谷,乡村体验区、养生养老区、亲水休闲区、户外拓展区、度假娱乐区、生态文化区。计划今年内完成规划并项目招商,明年开始首期开工建设,“十四五”期间建成4A级旅游景区。

除了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外,东田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名胜古迹众多。镇内有“黄巢试剑石”“宋状元宰相吴潜墓”、明抗倭民族英雄欧阳深“昭毅将军祠”“施琅将军洞”等人文景观,还有宋、元、明、清古窑址33处。其中“南坑古窑”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后坑窑址、高山窑址为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流散在外文物的命运：
被随意放置、挖洞、污水浸泡

100多年来,散失在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文物有多少?如今命运又如何?

据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估算,圆明园被抢文物散落在世界与中国各地,总数以百万计。而流散于国内的文物都主要集中在北京。国内国外两者的比例大约在二八开。

乾隆皇帝曾主持编纂的《石渠宝笈》,汇集了清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藏品,为寻找圆明园书画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据。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花了两年的时间,从该书籍中摘录出圆明园的书画作品,并开始四处奔走,努力寻找这些作品的下落。

他不断地发现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,欣喜之余也经常

感到心痛——

在海外的博物馆里刘阳看到,在拍卖市场上已过亿元的圆明园文物被随意放置。

圆明园大殿佛像后面的唐卡流失到法国后被铺到了天花板上,为了走电线吊灯,唐卡中间被挖了一个洞,加之楼上漏水,这一珍贵文物被浸泡后留下了污迹。

这些情况令刘阳觉得,让漂泊在外的文物回到圆明园格外重要:“这种东西只要能拿一件给圆明园,对于了解圆明园的收藏和历史文化就会是一个质的提高。”

历代圆明园人一直都在通过不断走访,试图发现圆明园文物的踪迹。让人欣慰的是,经过各方不懈努力,一些流失在外的圆明园文物得以陆续“回家”。

流散在外文物的命运：
被随意放置、挖洞、污水浸泡

100多年来,散失在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文物有多少?如今命运又如何?

据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估算,圆明园被抢文物散落在世界与中国各地,总数以百万计。而流散于国内的文物都主要集中在北京。国内国外两者的比例大约在二八开。

乾隆皇帝曾主持编纂的《石渠宝笈》,汇集了清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藏品,为寻找圆明园书画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据。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花了两年的时间,从该书籍中摘录出圆明园的书画作品,并开始四处奔走,努力寻找这些作品的下落。

他不断地发现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,欣喜之余也经常

感到心痛——

在海外的博物馆里刘阳看到,在拍卖市场上已过亿元的圆明园文物被随意放置。

圆明园大殿佛像后面的唐卡流失到法国后被铺到了天花板上,为了走电线吊灯,唐卡中间被挖了一个洞,加之楼上漏水,这一珍贵文物被浸泡后留下了污迹。

这些情况令刘阳觉得,让漂泊在外的文物回到圆明园格外重要:“这种东西只要能拿一件给圆明园,对于了解圆明园的收藏和历史文化就会是一个质的提高。”

历代圆明园人一直都在通过不断走访,试图发现圆明园文物的踪迹。让人欣慰的是,经过各方不懈努力,一些流失在外的圆明园文物得以陆续“回家”。

流散在外文物的命运：
被随意放置、挖洞、污水浸泡

100多年来,散失在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文物有多少?如今命运又如何?

据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估算,圆明园被抢文物散落在世界与中国各地,总数以百万计。而流散于国内的文物都主要集中在北京。国内国外两者的比例大约在二八开。

乾隆皇帝曾主持编纂的《石渠宝笈》,汇集了清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藏品,为寻找圆明园书画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据。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花了两年的时间,从该书籍中摘录出圆明园的书画作品,并开始四处奔走,努力寻找这些作品的下落。

他不断地发现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,欣喜之余也经常

感到心痛——

在海外的博物馆里刘阳看到,在拍卖市场上已过亿元的圆明园文物被随意放置。

圆明园大殿佛像后面的唐卡流失到法国后被铺到了天花板上,为了走电线吊灯,唐卡中间被挖了一个洞,加之楼上漏水,这一珍贵文物被浸泡后留下了污迹。

这些情况令刘阳觉得,让漂泊在外的文物回到圆明园格外重要:“这种东西只要能拿一件给圆明园,对于了解圆明园的收藏和历史文化就会是一个质的提高。”

历代圆明园人一直都在通过不断走访,试图发现圆明园文物的踪迹。让人欣慰的是,经过各方不懈努力,一些流失在外的圆明园文物得以陆续“回家”。